恥齋集 坤

卷之三
關東錄

附錄
挽詩
祭文
墓誌銘
行狀
墓表陰記

共二

恥齋先生遺稿卷之三

關東錄

吾東方名山如妙香楓岳九月智異人所膾炙而皆白頭山之支裔也然清麗奇秀唯楓岳爲第一常欲往遊以償夙願風塵世事奪我數十年之計每與同志語不已嘉靖癸丑四月與許國善南時甫談及古人遠遊之迹曰昔夫子登泰山小天下朱考亭登南岳晩山河之壯得仁智之樂有以也我輩所慕雖不必在是盍謀爲暢懷遂理山行具增損養老書所記初九日甲申拜辭營堂出東小

門到樓院攤他干切韻會手布也增韻用也飯因語關東奇勝精神飛越已與雲山千萬疊較浩雄戒僕夫今夕當宿檜巖寺誤入漣川路問諸田父曰右右得線路抵檜巖門前有揄五六十株林立蓊鬱綠陰可愛是夜宿謹慎堂乙酉踰石門峴是午憩梁文驛北川邊川即白雲山下流余脫衣濯足清流以滌煩熱曾聞是山泉石清奇亦可耕食欲賞未果薄暮抵豐田驛察訪黃斯文頗有分接遇款且助行資丙戌晚踰可盧峴東向金化境謂兩君曰此地亦可賞遂憩川邊芳草游魚添一般興味是夜宿金

化丁亥冒熱行得一樹林久憇向夕渡一大川川
有橋距縣纔數里縣前峯回辟抱是夜宿金城戊
子到昌道驛攤飯東行涉一川有橋行數里又涉
川過觀音遷遷甚懸危列柴作柵以防人馬之行
下臨大川即兩川合流處也遷盡更踰山脊而下
又涉川有橋乃普提津下流所謂普提津者出楸
池嶺之西過淮陽南流百餘里與楊口津合于狼
川縣前又六十餘里合昭陽江又五十餘里爲龍
津合東江入西海行十餘里抵通溝縣時甫最後
至曰吾騎牝也有牡馬忽突馳將風之驚懾遂下

以石塊定其馬故行不得偕相與劇笑是夕吾三
人共步縣門外有官柳數株散步其下始聞杜宇
可卜山深已丑東行數里北折而東踰小峴而下
洞府寬閑峯巒漸奇民家或依架巖下自成村落
怳然入桃源國善欲知樂鄉名余見輙採請記之
曰醫雖小道不可不謂儒者分內事過新院十餘
里入斷髮嶺洞樹木蔽天山路懸曲將登嶺余先
捨馬忽走陟望楓岳則銀巒玉峯雄盤特峙宛如
漢王擧義三軍縞素層巘疊嶂聳揷危列奮若項
王臨陣劒戟相向余黙然念曰造化手段何如是

奇巧耶豈非清濁未分高下須洞爲山爲水大洋撤蕩塵沙鍛散音隆直音放也唯有巖骨錯立於東海頭平由嶺而東下前後行樹陰二十餘里涉大川緑柳白沙步步明媚山禽水鳥飛鳴不避人宛然一仙府因憩川邊川即璜嶺之下流吾三人興闌逢一山人問前路云若到長安寺日必落也遂促駕行四五里踰鐵伊嶺東循山腰又北折而行川回路曲每曲必涉川川所謂萬瀑洞下流九涉始到長安寺寺之洞溪流幾涸松檜盡赭殊不慊前聞余恠之國善曰論人觀物不可只見外面使知裏

面安知有無限異境乎到寺問僧曰此洞何禿如
彼云是寺去巳亥灾於火斫其樹創寺殆盡距京
三百九十餘里吾三人坐月臺仰見羣峰縱橫離
立各呈奇狀其最北曰觀音峰次東曰地藏峰皆
望高峰之南支次南曰普賢峯雪鷹峰之西支是
夜宿西寮寮僧智濬頗詳言山行曲折可喜庚寅
程輕裝携沙彌行思東涉萬瀑下流數里許思曰
自此可入十王百川洞遂達林莽披苦竹余先行
時甫繼至躡躋間相失國善直向彌陀菴行至一
巖俯見清潭渟泓潭之東有古城城之北有地藏

峰其形高可數千仞廣可四五十丈峽起挿空其
根不甚圓若將仆也吾二人各占巖曲踞老松根
劃然長嘯乃入城更泝溪越壑跨巖去去忘疲是
洞白石錯峙尖峰爭矗其峰非如長巒橫嶺左右
圜匝皆類長槍大戟甚尖削束立衝空其頭各離
立故峯後又有峯隱見東列之間直望一里若無
進步境界及至其所望之峯更作一洞愈探愈邃
愚曰自此四十里許可達靈源寺非草食者不堪
處初不知洞巒如是奇壯不爲深入計乃返北歷
彌陀菴轉山腰俯望安養菴國善菴臥菴前檻余

呼曰君獨迷路不入丹丘恨塵骨未蛻因與一笑
菴之小南有佛殿架寓下稍敞豁共憩寓前余欲
由菴後洞往三日菴登望高峰居僧惡其涉險無
前導者乃西下數百步至鳴淵泓深澄碧自巖之
稍坳韻會不平也增韻亦作凹流下爲瀑其高數丈其南有平
巖可坐數百人吾三人或坐詠或卧吟洞壑易暝
嵐翠濕衣安養僧智卞促行曰有雨徵何不討前
路若是乃緣潭邊棧路艱步而上若差一足危不
容瞥行百步許巨石錯列平流清淺其東橫峰疊
巘危摽雄盤三日菴之西支也自此泝溪行數里

許余酷愛泉石之明媚忽偃臥長吟俄而山雨霏
霏不雲而下國善時甫促步入檜陰中余退至衣
冠已盡沾冒雨投表訓寺寺門內有碑至元四年
戊寅二月建奉命臣梁載撰高麗政丞權漢功書
記乃元英宗皇帝作萬人緣舍施碑也嗚呼胡元
以戎狄得中夏正統不汲汲於名教至使異端邪
說遍諸外國可勝嘆乎住持釋然稍可語是夜共
談山中興味數日來吾三人或並轡或聯席鼎坐
質討相與戰議然成已成物之討余與國善立幟
時甫爲之從出處仕止之論時甫與余立幟國善

為之領不遺小物之戒國善與時甫立幟余謂之
可因謂兩君曰吾儕遠遊非但為山水古人或有
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或有心胸開豁海闊天高安
得湖海精神共尋此樂耶是日行約二十里先是
與黃都事伯温約共遊余不及期伯温謂余不來
故已盡探內外山自正陽寺來相見慰甚辛卯朝
伯温北歷歇歡三藏修善等菴直陟而上今日初
試登險十步一歇五六里至正陽寺寺之西有真
歇臺臺之南北有檜百餘株蔽山蒼欝逍遙其下
爽若三秋入寺門內因山為臺不設闌墻甚敞豁

有老揄一株亦可佳歇住持僧出迎設蒲團吾四人或坐或卧娭閑歇刮眼回眺是日天地新晴朝暉靜曜羣峰呈秀衆壑映露瀰漫滉瀁浩浩若群鯨爭鬪雪浪接天紛紜錯列昂昂若萬馬馳突頭鬣縱橫或如天女飛空綠衣翩翩又如群后會朝環佩相戛余甚駭且怪之久然後辨其爲奇變絶壑是寺正據勝境山之眞面目盡露於一矚最一頭地也余倚杖而更望之雄盤東北尊嚴難近者毗盧峯也尖峯兩角聳出無倚者香爐峯也香爐之西有奇岩崔起如卧龍者金剛臺之峯也香爐

之北素辟長圍或散為横峯或頹為尖巒不可殫
記其可指者自毗盧之西北有衆香城衆香之北
有永郎岾永郎之西有水精峰水精之南有大峯
七其一船菴峰其一伽葉峰其一圓通峰其一獅
子峰其一摩訶衍峯其一白雲峯其一萬灰峯其
一圓寂峯自摩訶衍之南有穴網峯又其南為望
高峰望高西肩有石鷹有僧床皆形似故也自東
而南西三面宛如列屏岩巒雖不相屬恰作一横
嶂尤可奇者是夕雲掃碧天落照流光香爐以北
雪屏横開穴網以東日出月出諸峰露立如銀甚

可愛也況是夜山月生輝萬境俱寂魂骨冷清閒
户靜坐夜深不能寐若得養此夜清明之氣像意
做去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境界則有爲者亦若是
豈欺我哉壬辰昧爽獨立前臺徘徊靜玩俄而旭
日轉上峯巒呈輝洞壑爭媚珠列貝立可怪可駭
怳若呉商越賈身立市衢目眩奇貨更如梓匠輪
輿持斧入山杞梓滿前觸目異態氣像萬千是朝
伯温向歆谷遂出寺東門循山腰二里許折而轉
北行樹陰又五里許有普賢岾暫憇安邊僧普明
亦憇遂共行三里抵開心菴菴西有臺騰身而陟

地勢高峻俯視內山西南諸峯昨日在正陽仰見者盡在杖下歷開心東南行樹陰而下一里許有天德妙德二菴天德門有靈川申扞城紀行錄又三里至圓通菴天德及是菴皆幽敞欲止宿有病僧乃涉一澗行二里踰小峴至佛知菴日正午也菴無僧令淨掃火其堗竟夕靜息愛淸閒也夜半遥聞諸菴鍾聲如來自九霄又見西峯有若星光遠照蹴圓通僧來宿者問何物曰開心菴佛燈癸巳晩陟菴北石逕穿樹陰踰二小峴而東下約五里至獅子妙峯二菴庭前有赤木七八株淸庇可

愛時摘木蓮花相與嗅之又二里至摩訶衍菴前
臺有曇無竭石像入寺日將巳也有釋惠能出迎
因示摩訶衍事蹟有山鳩來止楹下不避人夫鳩
微鳥有色舉翔集之智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菴西
南海松赤木楓檜擁立成林佛殿最淸幽徘徊眺
望東有峯八北有峯二東北之間無數尖巒或全
露或半露南有峯七其一穴網峯自前楹而望有
穴如甕口通見無礙峯之得名者此也是山處處
有五加皮木蓮赤木冬青側栢至此則岩隙崖頭
皆海松最多者楓樹山之得名盖非虛語若霜落

湖山秋深溪壑丹染紅老天地淒清峯益呈奇石尤露怪風行月宿倘徉歸來則朝北海暮蒼梧想不多讓也覽已讀心經夜氣章惠能絕粒者達夜燈燭與之共宿甲午約遊萬瀑洞時甫堅臥不起曰寺恬可栖願留數旬日向午過妙達菴一里許至獅子頂有石頹類獸形其下有大龍淵最深不可測又行一里岩路斜懸扶藤蔓以下西有峯四一為潤筆一為香爐一為香爐之次峯一為金剛臺東有峯三皆穴絅峯之北支也涉川而東緣雲梯石磴甚懸危磴盡有階三十四級階之北崖有

菴架岩結二間爲僧寮寮之小西立二銅柱高可百尺攀半間於柱上其内安觀音塑像一躯以二鐵鎖一釘其柱着一端於石一圍其室着兩端於石其北有普德臺與香爐峯對峙此普德窟之大槩也自雲梯縁東崖下至川邊白岩平鋪可坐數百人吾三人掬水相戲嘯詠忘歸令僕夫炊飯岩西有海松一大株枯立宛如白龍昇天余戲題八絶句書其樹國善時甫亦繼和之西下一里岩下見舍弟應休丁未春雲遊録向夕攀縁石磴白石滑澤赤足行不離行三四里至金綱臺下杖杖少

甚普德僧猜西崖曰青鶴常養雛于此今年不知去何處也是洞以萬瀑名者盖一大石成一洞壑而自火龍潭下為黒龍潭又其下為凝碧潭又其下為碧霞潭故瀦為潭流為川瀉為瀑其瀦其流其瀉不可殫記然衆壑之流必為川一川之水必有源余黙記之瀑之源有五一自毗盧之東一自毗盧之南所謂鴈門圓寂二川合流于鴈門峯下一自萬灰之南一自摩訶衍之東合流于穴網峯下一自船菴之西摠合于望高峯之北盖内山之水盡注于鳴淵與百川洞合于長安寺之南百餘

里入于楊口潆與狼川津合也是夜又宿表訓寺東上室乙未欲登望高峯驪江麓寺僧志能惠普自五臺山歷遊水雲浮蹤適邂逅甚喜倒驪江余之庄是僧見而喜人情也㩦二僧涉寺前川南入檜林一里又東折達乾川而路甚艱阻步步止歇行五里有古城基自此而南可下三日菴又東北並山腰而五六里有大小松蘿二菴皆有絶粒僧問其名西行修東法蓮年皆戊子氣貌稍清閑可語小菴之北有臺直俯萬瀑余憇焉令蓮具午飯自大菴東而折上行三里又緣西崖僅容兩足自

此至山頂側柄蔓生故或攀枝或扶根而行又一里許至一小峴俯視絶壑杳冥精不能定良久並岩側背腹俱盪磨而過僅容一足幾數十步又有岩拆裂如礴過此者輪身而下有鐵鎖釘岩為扶下之具其下東南有線路可向上雲岾又數百步鐵鎖垂岩腹比前鎖最長余先扶上令二僧攀余足故僅陟又十餘步有鎖不至艱危其西有僧床石鷹兩石惠普忽陟僧床之上余止之又數百步至望高峰峰甚峭削其上可坐十餘人余抱石角四顧無倚但覺心眼俱爽也峰之為臺三角雖立

乃成一峯北對一峭峯差卑西走一長巒散爲三支南之二支爲百川洞之北峯西之一支爲表訓寺之南嶺是峯聳然特出於內外山之間百川洞諸峰在開心臺所不見者也余指以記之毗盧在其北日出月出鴈門在其東彌勒白鷹在其南水岾在東南自水岾北迤十餘里爲穴網峯自彌勒西分爲十王峯南分爲雪鷹峰直抱百塔洞爲長安寺之南麓覽已乃下至磨腹處徑踰岩頂不甚危竪下松蘿則蓮巳具飯共攤療飢菴之東有窟窟有氷層積始覺天氣尚寒殊不似南方天將夕

林壑陰翳山氣蒼莽遂從故逕而下還表訓往返
約四十餘里少選黃察訪仲洽李都事景安是朝
自長安寺來遊萬瀑洞相見慰倒共坐禪堂行酌
數巡丙申之朝黃李二官向正陽寺國善時甫病
不從余明日向楸池嶺黯然之恨可已乎去十五
日偶見冠松絡者問其名性淨也因請毗盧峰九
龍淵路欣然荅曰我曾從趙景陽遍歷耳長安及
表訓僧皆止余之行及得是僧喜之甚携淨及驪
江僧更由萬瀑洞歷摩訶衍行一里有般若菴又
一里有巨彬窟菴菴之東有一樹淨曰此桂也其

葉似海松生枝距寸許如聚針然其皮色果如桂
割以嘗之味頗辛酸不類桂盖木蘭耶又二里有
知佛菴距菴南四五十步有泉自穴中涌出淨曰
甘露水也青鶴栖此洞必飮此水行涉一澗循澗
東轉旋而上長巒近抱横崖曲圍清流白石至此
加奇矗西距獅子峯可十里其最尖數角露出乎
前巒如人攄墻而窺亦一玩也渡一略彴陟邉
平石石臨深潭左右松檜蓊鬱令人發出塵之趣
如入赤城而謝人間潭之北岩刻佛像殊雄魁佛
前有古塔東行三里許又涉澗踰一峴峴之北有

谷寺遂淨曰此萬灰菴洞而洞北有萬景臺白雲
菴又行四里許有妙吉祥菴菴在溪邊水石清曠
南有峯西北有石壁削立者一入菴攤飯有衲希
則自文殊菴來謁曰貧道入此山幾三十年今敢
麈雅量與之語果略涉其學因與縱談山中樂事
嗚呼緇流方飛聲兩宗馳心釋科此衲獨守靜盖
釋中之沮溺也又行五里有兩川合流循川而北
有石逕積葉沒膝人蹤難尋淨曰此圓寂洞也洞
壑迥邃一鳥不鳴北行三四里涉其川有古圓寂
新圓寂兩菴各有絶粒僧古戒心新學仁菴東奇

峯鳳舞鸞翔自北而迤于南巻西長巒虎蹲龍走
自西而擁于東境界清奧非烟火食可栖止處是
日行約二十五里夜宿新圓寂菴此洞無雜木側
栢老松蔓生藤山丁酉向九龍洞約同行今夜露
宿岩下沿前川而下三里許東入林莽數百步冬
青雜生蔓栢塞路不能前乃下循鴻門川西邊而
上又數百步兩崖絕壁對峙如門其下爲深潭路
阻絕更緣西崖攀樹技以行四五十步又下川川
流清淺平岩長鋪或潭或瀨崖益闊峽益拚行二
十里許天陰嵐濕細雨或洒寒氣凜凜燒榾柮以

自燒倚蒼岩曲脉假寐有頃淨忽促行曰天其晴矣余樂之努力以行三四里天陰如前嵐雨益寒衣裳盡濕從者皆以雨辭余從其計是日往返約五十餘里夜宿古圓寂菴戊戌之曉淨出觀天氣曰今日快晴可登毗盧促晨餔黎明循菴西川川無氷跨越澗壑直北行十五里許有二川合流余從東川七八里或緣絶崖或扶曼梢步步難進至山腰岩流成坳清洽可飲石際無他草唯見山芥已老當歸叢生肥大捸百餘莖余配午飯余道遥暢吟飯後更扶石角五六里許方登東郎岾俯見

千峯萬壑奇怪之狀稍舉其槩而名言之有若人
形有若鳥形有若獸形所謂人形者如坐如起如
仰如俯若將軍鼇陣百萬軍卒橫槊揮劍爭馳赴
敵若老釋談空數千緇衲亂著袈裟意回精進所
謂鳥形者翼如啄如呼雛如尾逦如或如鴈陣整
翼成行點列秋空或如孤鸞隻影俳佪飛入鏡中
所謂獸形者若蹲若伏若走若臥如群羊散牧日
夕下來如衆鹿走險失足驚墜自今思之望高萬
瀑之所見盡爲兒戲自岾至絕頂周迤四五十里
間海松側柏皆嫵風靡蔓交覆濃碧蘢葱其高可

數三丈人行其上如履阜架驪江僧志能跬足而轉四五十步不墜下又四五百步登毗盧峯周回四顧浩浩漫漫不知所極飄飄若駕鶴昇天雖飛鳥無出吾上是日適天地快霽四無纖雲余謂卑曰觀水必窮源登山必陟高不可無要領山川區界能歷指乎淨頗指示之自白頭而南馳幾二千里至淮陽為鐵關嶺東起為楸池嶺雄迤百餘里至高城為是山而至此峯峻接東蟠而窮焉支峯嵾嵷競秀爭馳不能究其數北則周繚長崎直圖隱雲者六鎮之山歟崒嵂特秀只露尖頂者妙香

山之峯歟余嘗閱地圖謂咸鏡郡邑直列海涯今
望之亘滿以南諸鎮自西而截入東海東則大洋
瀰漫接天無際嶺東諸郡潑見於明沙大湖之間
南則青螺點點庚橫纏纏眼力微茫霧氣漫空不
復辨也西則落暉叅蒼天色杳靄不知其山與海
若山之可指者若劒山永興若五道若黃龍安邊若雪
岳襄陽若五臺江陵若雉岳原州若頭陀三陟若猪山楊口若
清平春川若龍門砥平若白雲永平若天寶楊州若天磨若
聖居開城若寶盖鐵原若首陽海州若九月長淵或如培塿
或如劒鋩唯猪山雉岳稍隆屹雉岳之南有山隱

浮雲天間人謂智異山未可詳也是峯有三支其一東走為日出月出九井等峯即九龍淵之西自月出南折為鴈門彌勒雪鷹等峰自彌勒西轉為十王望高穴綱等峯即萬瀑洞之東其一南走為圓寂峯其一北蟠為永郎岾是岾散為西南内山之羣峯即正陽之東也令從者誌之倚岩獨立浩然長吟遂占石隙題同登覧已從故逕而下還圓寂攤飯南行三里更涉鴈門川穿樹木中蒼藤翠杉或迷去路又行十里路極艱危正所謂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上扶緣木叢始登鴈門

峯脚力甚憊籍草卧吟不堪酸苦自此峯分內外山內山皆石也及踰是峰始覆土東下五里許宿上院寺是日行約八十餘里已夜之朝呼淨曰峙然而靜者吾知其爲山而體其靜可以充厚重不遷之仁渝然而動者吾知其爲水而察其動亦可體周流不滯之智況自卑昇高泝流尋源學者事也若以極頭地爲可追十分用力有脚踏實地之勇則吾猶可及古人不知汝家亦有是耶昨日之登汝所得云何飯後東轉山腰過九曲岾幾五六里有大巖岩洞岩石潔白川流清曠略與鳶門洞

相類又五里北折而上有繼祖窟菴菴東北五六里登九井峯峯乃巨岩盤峙峯南有木擲不甚高見岩曲或成坳豬如井者不止九余昔年嘗登頭陀山之五十井峯比此愈奇巨麗窟前所謂桂者至此峯無雜木皆其樹也遂東行叢林間三里許有上草幕西下澗谷五里有下草幕皆無僧又四五里有雲栖窟菴雲栖之西有外開心菴外山之水悉注于菴前即十二瀑也雲栖之前平岩長鋪澗流清緩余樂之靜坐岩上忽忘日晩淨催起東行五里至寂滅菴菴在十二瀑之東北主衲智熙

極辦山家之味攤飯後踰一小峴憩栢田菴東踰三小峴乃登歡喜岾倚杖獨立海天微茫東望石峯東峙南看杉檜蔽天平生壯觀盡在此境也西並山腹石逕崎嶇非有桂杖吾何恃乎南轉十里更陟山脊東西皆杳冥絶壑若蹉一步幾致墜下所謂小人串也余旣歷艱危謂淨曰此峴如是險阻眞小人世間萬物名不虛得淨然之自此行十五里間爲峯八去去愈阻小人串之西有圓通串自圓通可陟十二瀑川川西有成佛佛頂等菴淨曰楡岾外山之巨刹何不歷賞余曰儂爲山水爲

遠遊爲淸幽以爲泉石則萬瀑洞盡也以爲登眺則毗盧峯獨也況地有高下景有大小故高者下之積大者小之極高且大巳爲吾目所收小且下何必勞吾足又有說焉高下大小物也以萬殊則吾之動靜非物之動靜以一本則物亦吾也以二視則山之蒼然水之渺然吾徒知形色之亂吾耳目以一會則蒼蒼然渺渺然皆吾性情中物道無物我理無彼此見其大管其小舉其高喩其卑固亦無害於道此吾不賞揄岾之意也語已仍涉一川抵鉢淵寺是日行約六十餘里庚子晩朝住持性空

引余至寺後岩岩上有碑乃新羅僧律師藏骨之
碑高麗僧瑩岑撰承安五年五月建碑側有枯松
一根二株今見一枝枯一枝生寧淨及寺僧往賞
寺西渠流則一洞連一石長壁橫開白滑如銀渠
之擊瀉或臼為深潭流之淺布或襲為長濤若出
人手緇徒故事折草坐其上隨流直下迅如走馬
其熟者巧轉而下不試者或正或倒頭足橫轉沒
入潭底令淨試之不曾慣者倒頭橫身余不覺齒
冷然身膚不傷人不厭其戲辛丑朝雨晚晴借住
持馬載行槖因騎之出寺洞一里有潭白石如臼

科其圍可數百尺上有潭水流入其中又溢爲潭
可與萬瀑爭甲乙淨曰見此白潭亦九龍湫之伯
仲東行十五里許踰小峴平原廣衍又踰一峴原
野如前呼淨曰若携雞犬牛犢以來誅茅卜居後
自山中訪此孤蹤共討方外樂乎二里許渉大川
川即九龍湫下流自此距龍湫想十餘里以國善
時甫久留通川我行忽欲往未遂行三里出海路
即靈津串也過一小湖三十里許有兎遷遷臨海
甚危歷朝珍驛十里許騎從自通川來又二十五
六里抵宿登路驛奴金呂碩家是日山行二十里

海行六十餘里壬寅黎明沿海行二十里蒼松夾
路松外明沙沙外大洋青驢弄鞭二僧前導行色
幽閑有飛過洞庭之思又七八里抵通川會兩君
于清虛堂堂前有蓮塘可詠約遊叢石亭亭距郡
十八里北踰小峴又折東行可十餘里沿海有長
巒蜿蜒走入海口亭正在隆隤處東臨大洋北俯
四仙峯截立海中高可數百尺其峯東百竿柱柱
六面如繩墨巧削甚平直每峯巔各戴六面圓石
其欵竪者其半頹者縱橫數里不可勝歷三面海
岸皆束六面石柱則盡一巒皆束一石條若風掀

汰沙岸裂崖頹不知更作幾許峯也時甫曰聞曾乘舟並岸歷賞絶海東北十里又賞穿島尤奇怪余欲繼之海人曰風惡不可以舟未果嘗見李稼亭東遊記稱國島比此峯尤勝則不知造化何至此極乎向夕風力益掀雪濤衝噴或湧起數百尺真壯觀也俄頃海雨絲絲冒襲而返是日海行四十五六里陸行三十里癸卯之朝尹郡守設慰酌吾三人醉舞而罷是日晩行十里許余獨躍馬東向海澨欲觀金幱窟計也两君笑指曰必醉迷路余到金幱山下漁人曰必登舟可入今風不能

舟遂坐沙岸浩詠良久南行二十里到門岩岩對立如門忽見波頭有物甚鉅近見之乃死鯨其長可五十餘尺其形魚也其腹可呑小舟其鬐生頷下海人曰鯨有大中小此鯨之小者是日抵宿朝珍驛海行六十餘里甲辰行十五六里憩靈津串有湖湖周可五六里駐漁店難飯漁父持生鰒文魚海蛤足供午厨又行十三四里過養珍驛海龍湫下流是日抵宿高城海行三十餘里陸行三十餘里乙巳東行七八里到三日浦浦周可六七里遠近重峰隱見合抱所謂三十六峯中有小石島

島上有茅亭亭有古松六七株皆蟠屈高古蘸影湖心東岸有蔓泉菴令漁人釣得黃魚若干膾炙之輕風細雨又助一般興味酌數巡舟又泊島北小石峯下緣岩而上峯頂有瘞香碑元至大二年己酉建由碑側而東十許步南崖石下果有丹書述郎徒南石行六字前輩爲四仙所題年代久字畫不泯人異之然安知好事者偶以朱漆戲之耶丹書下忽見恐聞三夜字伊齋筆遂傍題南谿東村又棹舟緣楫乃賦三日浦辭及二律景物蕭森眞絶境也是日行十五六里五月初一日丙午朝

性淨向揄岾寺南行三里有南江江之源三其一發毗盧東爲九龍湫拖日出月出九井三峯經大明菴過温井流二十餘里與鉢淵川合所謂世尊百川其一發歡喜岾東歷小人嶺過鉢淵寺流十五六里與龍湫川合其一發九井峯西過雲栖窟外開心菴爲十二瀑流十餘里與揄岾寺川合所謂城門城門栗谷云當作聲聞佛號也百川並東南流爲舟淵又南流爲黑淵轉而北流爲箭灘至此爲南江泉流入于高城滴遂登樓船而渡是日雲蒸霧横嵐岳東支不能快覩物爲崇也行六十餘里憩明波驛

攤飯行十餘里過烈山縣縣北二里有大湖周可
數十里包跨陵谷瀰漫浩汗諺傳大水懷襄時舊
縣沉在水底天晴波靜則墻屋依然可見不知詳
也渉巨吞川宿杆城郡民家是日海行百一里丁
未之朝金郡守斯文邀之吾三人暫餅行十一里
抵仙遊潭有亂甏周遭成谷谷中有湖湖之南小
峯斗起半入湖心長松虬屈成陰態其下草藥滿
潭真佳境也又行七八里沙色如雪人馬行則錚
然有聲是鳴沙也嶺東海路皆然而自高城至此
尤多又有海棠或亂開或已結子亦奇玩又行上

凌波島島西迫沙路絶纔斗入海口奇岩恠石縱横錯峙吾三人各占一峯坐玩是時海天明媚滄洲萬里軒豁呈露俄而東風忽作怒濤衝岸如千兵萬馬馳突又過一大湖行松逕二十里抵清澗驛驛亭距海纔十步小東有峯峧起其高數十仞上有虬松十餘株其下亂石巉峨聳揷海澨俯見海水清如銅鏡或風濤觸石飛雪四散東望海天落日明姸西望雪岳雲雨潑墨海夫四五泅入千尋之浪採石決明是金斯文為吾儕供是日海行四十五里戊申之曉霧晴不得觀日出天其使余

不遂壯賞也北旋而行又南五里過廣湖又十里
過永郎湖湖周可二十餘里汀回渚曲岩奇石怪
湖東小峯截入湖心海路處處防風亂生令僕夫
採數百根又五里過雙城湖湖西十餘里有石峯
直横如簪即蘿山俗云泣山湖東又有石峯峭拔
有徑如線連陸即秘仙臺又二十三四里入洛山
洞西行又東入林路抵洛山寺寺東臨大洋景趣
可翫得句示同行云地疑甘露天浮水境勝姑蘇
海作隣是日海行六十餘里宿東別室開窓遠眺
忽見群鯨噴水亦壯玩已酉曉又海瞎不得見日

出天乎天乎是朝東踰小峴披綿竹一里許佛宇二間構在窟上海濤常出入其下聲振洶湧深不可測往持休靜頗通其學稍驕㒲余不與之語是午行七八里過大浦浦萬戶營也又五里許有大川憩川邊攤飯夕抵襄陽庚戌雨向晚為金基福所挽被主倅南斯文酒醉倒辛亥雨前江甚漲不得渡壬子不晴又被酒再倒癸丑基福向楓岳吾三人辭南斯文與朴察訪子正同舟渡南川行二十五里投祥雲驛子正主人也被酒劇甚甲寅行二十五六里憩觀瀾亭亭臨海長松萬株擁抱東

南亭西二里有銅山館又行至連谷縣境海曲處
處奇岩恠石不知其幾沙白海碧清與難收余忽
下馬投沙上轉身而卧若狂者焉人或謂之狂自
連谷又十五六里見松間有大湖隱映國善時甫
曰此非鏡浦乎余謾之曰非也行數百步纔過松
林明沙無際鏡面新磨峰回諸曲其周可二十餘
里國善時甫曰真鏡浦也余拍手一笑共下馬散
步江門橋有頃殘月已映松海間乘昏投江陵是
日海行九十餘里陸行十餘里乙卯金府使斯文
慰留丙辰辭主守余先出賞潑頫臺臺在客館之

北俄而國善時甫已向鏡浦余追至共穩賞呼國善時甫曰所歷陂澤不一而林巒粧護夕陽虹橋人影倒行最此湖之獨擅況直東而望湖海相連其間有白沙若布練細視之乃沙岸直橫向夕西北行二十餘里抵丘山驛丁巳自曉迄朝細雨冒蓑入大關嶺洞洞壑頗幽閴清川白石略與楓岳九井峯之洞相似三涉川行五六里至濟民院雲霧晦冥登半程峴歇馬相與擁蓑而憩嶺路爲雨所噬人馬顛仆謂同行曰海霧長卷萬里滄洲一望無際寒松鏡浦如在脚下稍有湖海之樂豈不

頓纔遂登嶺雨止由嶺而西下前後行樹陰二十
五六里涉大川抵横溪驛攤飯山嵐稍散寒風大
吹爽如九秋是驛正在山脊天寒先至四月氷消
八月下雪故居民只種䅟麥爲生甚可憐西行二
十六七里過禿山院至省野望五臺山欲探十年
之迹恐阻雨仍過涉五臺川川之源發滿月麒麟
長嶺象王智爐等五峯之間滙溪汩灦三十餘里
至月精寺前爲金剛淵又三十餘里至旌善境與
希福嶺西川合餘粮驛之北又百餘里經寧越郡
南入竹嶺江盖是川爲竿筒水初發西臺之下色

味勝常西流數百里爲漢江入于海漢雖受衆流
此水爲中流若中國之有揚子江出權陽村記是
日抵宿珍富驛戊午西行七八里路左石峯屹起
臨大川頗可愛呼時甫曰此淸心臺也時甫揮惠
寶獨登余與國善至毛老峴秣馬時甫至共入樹
陰前後行二十餘里天日不漏長川亂流禽鳥不
鳴人行其間嶷入天台境界又行七八里至大和
驛攤飯行三十里過芳林驛路一峴涉大川川之
源發毛老峴之西西南流四十餘里爲平昌北津
東南抱平昌郡西繞琵琶峴百餘里入于竹嶺江

是夕宿平昌郡吏家己未冒雨過𣛦水遷踰琚瑟峴至沙川遷川之西石峯邐迤直圍五六里間因諰沙岸時細雨稍歇青嵐帶辟川流漲急亦佳境也是川自郡三涉皆有橋行十餘里驟雨忽作路甚濘艱關到酒泉縣落照猶含西嶂庚申終日雨留酒泉與權司成大手賞江漲辛酉或晴或雨是夜江月流輝忽有白霧起自江中繚繞周幕如大湖接天或起或滅或併或圓畫閣隱見其間乃清虛樓也夜將半猶不能寐因詠歌數曲足遣孤遠之抱壬戌踰松峴杻峴涉一川過神林驛踰可理

峴又涉川至丹丘驛前吾三人共倚橋欄繫馬汀
柳奴問主家日已暝也乘暮投原州癸亥甲子阻
雨被孝牧使斯文慰留乙丑西行十里出曾大父
墳塋下不堪松楸之感下馬拜過忙不得循繞丘
壠情禮俱泯過蛇遷踰鞍峴行三十里至安昌驛
前岐國善時甫向興原倉約明日至梨湖同舟余
西行十五六里踰松峴暮抵東村自臨瀛距此四
百五十三里摠計陸行九百二十三里海行四百
五里山行二百八十里五月壬申恥齋記

關東山水之勝甲於東方而金剛山獨鳴於

天下筌書之所記載元帝之所措施　大
明高皇帝之所歎異夫以處天下之絕域而
聘天下之雄名何其偉哉世之士苟有志於
方外者咸願一窺於此山而朝市眷戀雲霞
懸邈岷嶺之想徒勤而仇池之夢已罷者皆
是其幸有一二之往遊能窮奇極壯而得一
山之要領盡一方之鉅麗者蓋鮮矣夫名山
異境實天地之秘藏靈真之窟宅亦豈人人
所能覩哉吾友上舍洪君應吉學問之餘雅
有超世之志今年夏四月與許上舍國善南

上舍時甫相約爲關東之遊首尋此山而登覽焉已而歷叢石泛鏡湖徜徉嶺海之間充然其得浩然其歸余旣以不得同遊爲慊於其歸也亟徵其遊録而讀之於是益嘆關東山水爲天下之壯觀而遊山之妙觀水之術惟洪君能得之也且夫金剛爲山乃造物逞技之所就岡巒洞壑合沓須洞晃譬神拏千變萬化莫測其倪使驟而觀者錯愕睢盱眩東迷西曾不得其髣髴今是録也自淺而造深從卑而陟高皆有次緖於山必辨其脊脉

於水必究其源委縱橫往復羅絡條達百折千回無所漏闕歷險履艱而氣彌厲窮深極遠而志不惓悅奥妙耽幽静而不蹈於玄虛好奇怪尚詭瑋而不隣於荒誕至其登絶頂而撫六合傍日月而超鴻濛觀瀾鉅海濯纓清湖而感慨不歇樂之無窮則其有得於胸次者豈特巍然其高坎然其深者而已哉其必有所謂妙與術存焉而狀物之工記勝之義有不暇言矣抑余於此復有所感焉昔孔子登泰山而嘆逝川朱子登南嶽而咏九曲

夫之山與之水所以能深發聖賢之樂如此者何耶余生有山水之癖夙慕關東之遊病過半百局促塵埃亦朝市眷戀之一耳而洪君與二子志同道合乃能為壯遊述奇勝以發我胸中疊積磈磊之累滯豈非余不幸中之大幸歟雖然登山臨水可以日月而效聖賢之為者諸君既效之矣知及仁守其所以有樂於斯二者余與諸君盍相與終身勉之哉然則身歷之所契乃憂想之所渴其亦有以辱敎之又幸之幸矣

是歲重陽前數日眞城李滉謹書

曾和東遊録中二律今録呈以博笑

麗澤深情在琢磨淸遊論說互崇加吾儕萬
理須探極異學千歧自擅家天待人修方合
一道從時否幾成差老夫不及聞餘緖空愧
賡詩損至和　右天道人事異同之論

又

矍曇嘗日亦勤修禍劉懷襄億萬秋尙有棄
門慕精苦如何縫掖事輕浮渠功極處彝倫
滅此道成時物我優寄語韓公須自得由來

稗穀本非倖 右譬山僧掛稗有秋之句

跬步相阻殊爲悃然今日伻人初傳果誤再傳則非有誤也屢欲邀語寓舍歇溢煩鬱未果如得稍淸曠處日日對床固無厭而寧有其所耶 景浩

余友洪上舍應吉求道甚切不幸遭覲喪過毁滅性痛哉應吉曾示余以遊金剛山録余爲之叙題今不復能記東歸船上偶逢一僧乃所與偕遊山者能言當日探歷事余感涕久之聊以一詩見情云

楓嶽久聞天下勝洪君可惜後來賢盈胸曾
喜憑遊錄隔世今嗟遇伴禪只為相從同學
道非緣長往獨求仙冷烟風雨驪江上回首
平生思惘然

隆慶己巳暮春退叟書

元韻　朴栗

追隨應吉曾同泮心仰心工近古賢癸丑年
中乘欵段毗盧峰上問高禪人云眼大尤容
物天為樓成喚作仙偶值元賓相與者旅窓
踈雨意茫然

天下之山水莫奇於三韓而關東為最關東之泉石尤清絶者金剛洞壑是也遊觀之士文其勝者非一惟南陽洪丈得其髓焉其文詳而不繁麗而不誇山之根脉水之源泒呑雲吐霧攢林叢石千態萬狀一筆盡收無復餘欠使覽者不出户庭而萬二千峰瞭然在目文至此可與山水並其奇矣余因此有所感焉天壤之間物各有理上自日月星辰下至草木山川微至糟粕煨燼皆道體所寓無非至教而人雖朝夕寓目不知厥理則與不

見何異哉士之遊金剛者亦目見而已不能
深知山水之趣則與百姓日用而不知者無
別矣若洪文可謂深知山水之趣者乎雖然
但知山水之趣而不知道體則亦無貴乎知
山水矣洪文之知豈止於此乎洪文諱仁祐
字應吉於珥母黨爲尊屬少而志學長而篤
行其於道體庶幾有見矣不幸早世余悲其
不克大成而有感於斯其錄僭寄贅說於卷末
焉丙子仲春德水李珥書

恥齋先生遺稿卷之三

耻齋先生遺稿附錄

答南時甫書曰昔年與君及應吉諸人相從之日切偲之益甚多暮年作意之功專藉於是而不數年間死別生離無復前日之事鄉間雖多有儒士率爲世習所奪無與論此事令人心緖日損 景浩

與趙士敬書曰洪應吉遊山錄前日欲覽故送呈此人有學有文遽至不祿每深嘆惜 景浩

左議政沈喜壽書黃驪志曰生員洪仁祐字應吉孝悌忠信出於天性自少篤志聖賢之學堅苦刻厲眞踐實履端方好禮動慕古人所交皆一時賢

士如退溪李先生最相許能文章拔出流輩而屢
擧不第亦不屑意有聑齋遺稿行于世年纔四十
居父憂過毁而卒國人惜之 明廟甲寅歲也
墓在州北大松里 宣宗朝以其長子進貴 贈
爵領議政最後因士林公議配享沂川書院

挽詩　僉知中樞府事李滉 退溪

美質仍資學力強芝蘭不采自芬芳百年我友期
三益一歲君家有六喪鬼惡天高難究詰兒啼慈
哭太寃傷邦知舊擬驪江約永隔修文地下郎

又　户曹正郎楊士俊

唐城洪應吉出處世人知主敬齋何耻存誠志不欺風儀山有立正色玉無瑕枕草偏知禮經病未賴醫還坊餘面教仁里失肩隨樹德薰雙李義成屬二兒半生也短辭毋哭之悲春雨驪江路含哀忍寫詩

吏曹佐郎金貴榮

志學常堅喫菜心半生攻苦孰知音人期致澤終無命念絕輕肥上有臨風樹此情仍不幸皇天今日最難諶偏親弱婦諸孫幼不昧精靈恨亦深

祭文

僉知中樞府事李滉退溪

嗚呼眷眷孝友之實懇懇樂善之誠燁燁才華之

義孳孳學問之明天之何為旣賦君以如是之厚而乃獨壽之嗇而禍之酷耶滉百疾纏身人事恒闕病不視而殮不含奠不躬而葬不紼慙負幽明淚在襟袖倩奠薄酒君其歆右嗚呼哀哉

成均館學官許曄草堂

維君溫恭孝悌得之天性又厲于學維日居敬克勤小物無有文學斷斷自期崇德廣業與我作友十五六年一見如舊不約而堅每見必喜每談必洽君聞以謦我聽以饒世故拘牽不能同榻況恨常存從朝及夕信音不絕惟君能之我雖極慵亦

多往時雖不大亨要以為諧云何今日志願永乖
昔君初良我方省愆禮不可過未及告諭旣傷之
後雖說何裨是朋友過恒我忸怩自甯事徂人耶
命耶思今念古增我唏歔嗚呼爵未一命年不四
紀高堂哀號琴瑟委棄有男有女罔知依倚人間
福祿何獨少子天之降酷何獨于君我悼我慟君
能有聞

進士具思孟

嗚呼天喪斯文道其不復國無矜式士有異學掊
人云亡時命由否惟我　恥齋先生氣全光嶽心
似琭水早自觀海久乃升堂有敲其　庭有詩其

墻擇地而蹈非禮勿視及泉爲的與山添簣屋漏
非隱常對赫臨蝨賊雖强寧使來侵深造之道靡
不自得睟面盎背知有成德端拱整衣瞻者起敬
沉潜經傳常若面奉優游禮法實由躬行允矣君
子旣明而誠學希殆庶道亞黄中精華所發和順
斯充處今不汚望古遥集矧伊行源惟日不及旣
養其志安用三牲遍當大事云胡獨生於焉自盡
愛及滅性不死者道難諶者命悠悠蒼天曷有定
止福善禍淫徒虗語耳允今之人莫不有言競務
其華孰培其根公維篤行公實匪懈旣底無斁敢

言寡悔庶幾得與厥有晋施黃虞既邈世莫我知
啾哇滿園蒙耳黃鍾兖其在田誰識神龍藏修于
室日月于征四十始滿大憂已鶩窮通脩短屈信
盈虛公心隨化何與於吾曰余無狀幸承話言丁
寧善誘密若春溫謂是十傳入德之門熟讀玩味
自有好處君其勉之毋或自沮余聞斯訓中心樂
之逐而省焉有汗沾衣於後數月公下內艱數往
不可徒自盤桓惟巽服闋永以依歸孰謂今者而
至於斯聞公惟幾余有所拘不親問疾不親舉扶
及至易簀無所服役實負厚義徒增愧怩側聞遺

訓難禁漣洟玉色金聲永閟重泉精英之氣尚應
窮天殉身而逝蘊而不傾必爲雨露以利生靈師
曰花潭友有伊齋獨不及傳是莪余懷狂瀾旣倒
墜緖誰尋冀紓款格式昭菲忱

內子挽詩附　　弘文館副提學朴淳思菴

曾尋師友屢敲門一飯恩深誰佩分永嘆山陽無
舊侶誰憐寡婦著高文未將蘭宅存交道又送危
笳落隴雲獨有衰顔萬行淚空憑挽曲酹雙墳

刑曹參議洪天民

早將貞潔配真儒兩美從知信不孤舉案一心相

對敬祜形十載未亡軀猶存白璧連城重克守青
氊舊業俱紗幔傳經成故事諸郎無地畫怡愉

奉常寺僉正揚士俊

平生无忝 恥齋公訓及齋眉兩肅雍女子有行
恩因蹈死生成說義何窮長深一毀身隨露慶秀
雙珠學繼功誰借張君千字誄貞碑長照婦林中

神道碑銘 并序

可臣少時即聞洪恥齋先生學問志行之懿爲一
時諸賢所推服而未得其詳及今衰病屏伏湖鄉
先生胤子唐與相公辱許可臣有相知之義遑家

之分一日乃以先生遺墓遠接窮山樵牧之社而屬以先生神道之銘辭意懇勤有大感動人者可臣極知不敢當此責顧惟當世之典文鉅公彬彬然也相公不求於彼而屬之可臣其意或有在也使人一味惶恐不敢以不文辭乃拜受其先纂而盥手敬讀之瞿然起而歎曰生長東南未知有程伯醇此陳忠肅責沈文所以作也今以淺見弱筆摸寫先生德業之萬一以瀆可臣孤陋寡聞之罪抑或一道也謹按南陽洪氏為國大姓而先生之系乃出唐八學士之一遂有唐城之別自後達

官偉人世不乏之出至五代祖諱師錫功名聲聞尤
卓卓不群　贈謚莊襄高祖諱季涓進武司勇曾
祖諱貴孫禦侮上護軍祖諱以平成均司成　贈
吏曹判書考諱德演文科僉知中樞府事　贈左
贊成妣龍仁李氏虞候思良之女生五男先生其
長而諱曰仁諮應吉其字也生有美質溫良莊重
未弱冠而能振拔流俗脫然有守死善道之志律
守制行一遵小學鷄鳴而起盥櫛危坐竟日夜瞻
然凡案間無雜書常目在之者惟心經近思錄而
於中庸首章大學誠正修三章益自力焉究索體

驗爲一生施功之地言行一致表裏無間以至旁
置白黑豆驗其一念之所發隱微幽獨之地功夫
嚴密無愧於息有養瞬有存之訓要之其學實見
得千差萬別都自一本中出來分明故其一言一
行無非截然整整齊齊觀其答史官尹殷輔書卒
之問與程伊川答温公給事中之問相類此等語
嘿之節在大賢猶或難之而先生從容焉其與一
時泮宫諸生論事不激不媮動有經據便有爲國
以禮底氣象所與遊皆當世名賢如穌齋盧先生
草堂許先生最有道義麗澤之益當 仁廟在儲

聖學日就穌齋為宮僚書筵講說或有疑義輒就
先生正之先生辨釋精明資益甚多徐花潭先生
嘗云多閱志學之人可與進步者惟洪某一人先
生最後師友退溪老先生其所論難多是操戈入
室故老先生有云每與接語深覺洗去蒙滯又曰
古人雖在服中講學往來書簡亦嘗廢此後雖在
廬所望勿廢相問老先生有望於先生之警益如
此羅整菴欽順分人心道心為性情體用之別士
之過於高明者又從而為之說而立亦識焉先生
獨辨羅見之非以為作兩般看最是錯認羅公之

學未可謂儘出正老先生深以爲是靜菴趙先生
逢時不幸未得究其設施其志行之迹人皆指爲
禍門而闕於編次先生惧其愈久而遂泯無傳據
亨據實撰次行狀使他日秉筆者有所考據遊關
東有錄文章贈詩使見之者一覽了然退溪跋而
賞之士類傳誦爲親之故雖屈意擧業而亦不屑
屑焉中丁酉生員其終不偶命也乙巳 仁廟賓
天飲漿迄成服蔬食終其月方喪盡禮古未有如
先生者先生齋號初用敬字後易以耻草堂問其
故答曰點檢從前歲月了無一得將恐未免爲流

俗中人以故易之庶有所勉其後又作居室箴以
自警曰爾得甚麽其提省日進之功皆此類也其
尤所難者己卯之後姦兇餘孽繼構仇善之禍世
之端人正士流放竄殛極其酷烈門生知舊號以
道義相講劘者改頭換面倣若平生素昧者然過
其門而不顧者滔滔先生特立其間不懾不撓雖
海島絶塞之遠曰人寄問切磋勸勉意極繾綣有
何可不信一命字不紆遊懷等語其他名卿善士
之喪吊死問生禮所當爲者不避時忌曲盡情禮
人亦不得以此而餉禍於先生信乎朱夫子所謂

品相越真不啻九牛毛而如先生者求之今古絕無而僅有者也先生天性至孝癸丑遭贊成公之憂歠粥泣血羸毁不起時嘉靖甲寅十一月丁未也明年二月葬于驪州治北大松里丙坐壬向之原享年四十老先生爲文以祭之歷舉先生孝友之實樂善之誠才華之美學問之明賦德之厚稟壽之嗇而痛惜之豈無所實見而云然也天若假之以年至於養深積厚所持者純熟嚴厲著和平水到船浮左右逢原則其成已成物之功豈止於此而已乎嗚呼惜哉夫人金氏平陽府院君承霔之

後郡守希稷之女也敬享君子而孝奉舅姑姑氏
性嚴少假借而夫人每得其歡心賢孝之稱內外
無間先生之歿子幼女弱夫人左提右挈納於義
方終能使之成立不賢而能如是乎後先生十有
四年而卒祔葬于先生之左噫天果不可必乎先
生雖不得仁者之壽畢竟不匱於錫類聯珠疊璧
承家繼業有以益大先生門户之傳曰進曰迪早
擢巍科俱登顯仕進今爲忠勤貞亮効節協策扈
聖功臣輔國崇祿大夫唐興府院君兼知 經筵
事迪以文學顯賜暇湖堂將大用於世而不幸早

歿官至司憲府執義以唐興之貴推恩先生 贈
純忠積德補祚功臣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
領議政兼領 經筵觀象監事唐陽府院君妣
贈貞敬夫人長女適濟用正李景嵂次適司評李
文會唐興先娶坡平尹氏敦寧僉正 贈吏曹判
書應奎之女生男汝栗郡守先亡後娶蔚山朴氏
司醞署令宜男之女執義先娶士人韓說之女後
娶鏡城判官 贈左賛成韓孝胤女生二男一女
長汝翼縣監次汝亮刑曹佐郎女適生員姜弘勣
監正生三男一女長愖司憲執義次憘㦤女適郡

守尹侊司評生一男一女男曰奇男女適監察趙
弘瑞浚票娶退溪李先生之孫直長安道之女生
三男曰有煥縣監曰有烱有爀有爗早夭先生側
室子述生一男曰汝恪何其子孫之賢而多也此
殆天意也銘曰君子之學爲己而已己之不爲是
乃爲利嗟惟先生學純而正求之日用本之心性
惟幾惟微更審于行日親有道激昂奮發有聞斯
行勇進不輟一棒條痕一摑掌血入孝出悌餘力
學文堅志苦節富貴浮雲出門承享如賓如祭伊
洛的源鄒魯遺緒五穀將秋未穫而隕世道衰曰

儒林厄運天不復矣憂將曷極立石琢辭弟子是

則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 日奮忠出氣合謀

迪毅淸難功臣正憲大夫寧原君洪可臣撰

墓誌銘

嘉靖甲寅十一月丁未成均生員洪先生諱仁祐

年纔不惑居外艱過毀而卒其何以勸天下之孝

子乎賢不必貴仁不必壽一至於此天未定而然

耶何其不可必之甚也其胤子唐興府院君進以

家傳詩禮俯就科甲秩躋公孫名登鍾鼎推 恩

贈於先生極人臣之官爵天於是乎定矣謹按洪

氏譜於南陽世傳其先來自　上國即高句麗時
唐季所遣八學士之一也積累之厚継出偉人曰
復曰由道皆擢顯仕入我　朝有知中樞院事諱
師錫受知　獻陵立功征西　贈謚莊襄於先生
爲五代祖也高祖諱季淯進武司勇曾祖諱貴孫
禦侮上護軍祖諱以平成均館司成　贈吏曹判
書通經傳敦睦愛世稱謙厚君子考諱德演文科
僉知中樞府事　贈議政府左賛成深於經史守
道不撓用是屯蹇妣龍仁李氏觀察使伯持之後
虞候思良之女凢毓五男先生乃其長也生而孝

敬祥順目濡耳染於家庭典訓之內未弱冠慨然有志於性理之學篤信好古必以聖賢爲可法平居律身小學雞鳴盥櫛整襟危坐堅苦刻厲人所不堪雖嚮晦宴息之際亦未見其有惰慢之容嘗讀心經近思錄諸書而喫緊服膺於中庸首章大學誠正修等章以爲求端用力之地乾乾惕若反躬踐實隱微幽獨之中愈嚴愈密嘗置白黑豆以驗念慮之微端莊凝重履繩蹈矩絶意外慕斷斷以崇德廣業爲期所與皆一時名賢如盧蘇齋許草堂諸公最其道義相長麗澤切磋者也 仁廟

在儲聖學日進蘇齋為官僚凡遇書筵上疑難處
輒來相質多所資益後謫海島先生抵書乃擧濂
溪令二程尋孔顏所樂何事伊川見人靜坐嘆其
善學等語勉之以靜中體認喜怒哀樂未發前氣
象仍寄以詩曰寂未動時須顧體感方通處可求
根中何湛一微難見誠固散殊眷則存蓋慮後學
易差於分殊處也徐花潭嘗語人曰近來志學可
與進步者洪某一人而已金慕齋亦亟稱其志學
有操行退溪李先生當世儒宗也晚而相得義兼
師友面論書質講劘益精後讀羅整菴困知記有

以道心為性人心為情之説力辨其不然退溪是之及先生之殁退溪為文而祭之略曰眷眷孝友之實總總樂善之誠焯焯才華之美孳孳學問之明天之何為既賦君以如是之厚而乃獨嗇之而禍之酷耶其見重於先正類此嘗得金寒暄自警錄手書一通朝夕觀省恨不得同時而親炙焉趙靜庵德行事業久未有叙述先生深懼道脉泯没旁搜廣採撰次行狀使有所考據於他日其於文章不甚經意而天分高邁機軸自別凡有所作筆力遒勁論議洒脫有非騷人才士疲精竭神者

之所可及雖為親屈混迹塲屋而實未嘗屑屑於
舉業自中丁酉司馬以來亦不偶焉數也悶親癠
而不委庸醫則博覽方書備知用藥之要友諸第
而不煩外傅則隨才誘掖並為知名之士哀人有
喪愍心經紀或手製衰服而與之凡聞名卿賢士
之喪必去肉數日傷世道也　仁廟賓天慟切攀
髯蔬食水飲不以韋布而殺其節及至癸丑貴成
公之憂如疑如慕必誠必信瞿瞿皇皇啜粥泣血
一於禮而不苟不自覺其奄忽尚忍言哉尚忍言
哉乙卯二月葬于驪州治北大松里丙坐壬向之

原先生字應吉初號敬齋後改以耻資稟粹美器宇沉靜感發最早趍向甚正當己卯士禍之餘道學為世大禁而能自振拔窮尋洛建之墜緖與二三同志講明不輟若將終身世之臭味不同者宜如何其忌嫉而継以有乙巳之獄知舊諸人誅竄相踵士或過門縮頸不敢視先生獨立不懼吊死問生情禮無缺此實人所難為而累亦不及豈非忠信服人而然也平生為學切問近思居敬窮理勉勉循循不為浮泛凌躐之歸至三十而易齋號勗之以恐為流俗之人將四十而箴居室警之以

耳得甚深之語其進修之功提察之方未始須臾
息而未始須臾忘也使其天假之年得以優游涵
養其積力久則其所造詣烏可限量也夫人金氏
順天望族平陽府院君承霆之後郡守希祿之女
肅雍寡言君子孝順奉舅姑姑性嚴少假借而每稱
爲賢婦其侍母夫人之病頃刻不離側嘗嘗糞驗差
劇盖至行天性然也及夫所天子女皆弱左提右
挈教以義方終有所成就不賢而能如是乎後先
生十四年隆慶丁卯而卒享壽四十九祔窆先生
之兆追榮貞敬之封凡生二男二女長即居與策

忠勤貞亮効節協策扈 聖功臣聞韶臨一時次
迪出繼從叔父仁範後早登第盛之玉署湖堂將
大用於世不幸仕止司憲府執義女長適濟用監
正李景嵂次適司評李文會側室有子述唐與先
娶尹氏 贈吏曹判書應奎之女生男汝栗進士
順川郡守繼室朴氏司醞署令宜男之女執義娶
贈左贊成韓孝胤之女有文夫子二人汝翼進士
翊衛司司禦汝亮進士刑曹佐郞女婿士人姜弘
勣監正生三男長憓議政府舍人次憘憚女婿郡
守尹俔司評生子奇男女婿監察趙弘瑞順川娶

直長李安道之女生三男曰有煥四山監役官曰有炯曰有燦幼善慶之家宜其子孫之振振也銘曰有興其言不待文王吾道之東何嘆偏荒孝弟親仁餘力乃學坏樸有素格致其閾萬理一原心為主宰靜存動察無時不在方寸眙眙亦具太極天德王道要以謹獨對越上帝惟日孳孳過鐵門關持玉鑰匙一箇敬字貫徹始終誠明兩進庶幾極功豈意斯人早年不淑孔徒顏回程門尹叔自古而然天亦無情瑤琴傳後世其家聲

萬曆三十四年九月　日大匡輔國崇祿大夫

議政府左議政兼領　經筵監春秋館事　世
子傳沈喜壽　撰

墓表陰記

己卯以後道學爲世大禁士皆馳騖於訓詁文章
之末不復知有儒者事時則有若恥齋洪先生振
拔流俗慨然有求道之志立心行事直以聖賢爲
標準不幸早世當時之人固已惜之先生旣歿士
論稍行於世則後生小子聞先生之風者莫不尊
尚景仰知所矜式後五十有一年以嗣子唐興府
院君進貴　贈純忠積德補祚功臣大匡輔國崇

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觀象監事唐陽府院君其種學積德能享身後之報者是其不忒嗚呼世之爲善者亦可以有勸矣先生諱仁祐字應吉恥齋其號世傳唐季遣八學士敎國人洪其一也賜貫南陽以唐城名其居在麗朝有諱復諱由道世有顯位入 本朝有諱師錫征西有功官至知樞謚莊襄卽先生五代祖也祖諱以平成均司成 贈吏曹判書考諱德演文科僉樞 贈議政府左賛成妣貞敬夫人龍仁李氏觀察使伯持之後虞候思良之女以正德乙亥生先生自步勵

志爲學平居以小學自律終日危坐家屬未見有惰容几案間常對心經近思録等書傍置白黑豆以驗念慮之微堅忍刻苦不少懈遍交當世聞人以資切磋如盧穌齋守愼許草堂曄㝡以道義相許 仁廟在春宮聖學高明 穌齋爲宮僚每於書筵有疑難輒来問質多所發明後在謫中先生致書勉以用功於喜怒哀樂未發前戒其或差於分殊仍寄以詩有寂未動時須顧體感方通處可求根中何湛一微難見識固散殊養則存之語晩得退溪李先生滉爲師友講劘論難造詣益精力辨

羅整菴人心已發道心未發之非退溪深然之徐
花潭敬德嘗語人曰年來志學可與進步者唯洪
某一人而已金慕齋安國亦亟稱其志學有操行
其見重於先輩可知也先生之學常用力於中庸
首章大學誠正脩章而以己心爲嚴師篤信伊川
天德王道在謹獨之訓嘗作居室箴以自警爲文
章畧不經意而拔出等夷遊關東有錄退溪跋而
賛之趙靜菴志行之述亦爲士類所傳誦以親故
不廢擧業而未嘗屑屑焉嘉靖丁酉試司馬而止
時士禍相仍危機屢發儕輩之刑竄相繼先生吊

死問生禮無所缺人皆危之而處之如常聞名賢
之卒必素食累日為世道歎 孝陵賓天飲漿迄
于成服既食以終其月其謹於方喪者如此孝友
之行出於天性父母有疾為學醫書知用藥之方
誘掖羣弟使識為學之道而能怡怡如也癸丑丁
貧成公憂喪祭一以禮比卒哭啜粥曰毀成疾越
明年十一月丁未竟不起春秋僅四十卜葬于驪
州北面大松里丙坐壬向之原退溪祭以文畧曰
眷眷孝友之實懇懇樂善之誠燁燁才華之美孳
孳學問之明天之何為既賦君以如是之厚而乃

獨壽之畜而禍之酷耶觀於此亦足以知先生之
所存矣夫人金氏順天大姓府院君承霔之後郡
守希稷之女貞恪孝順克配君子毋有病嘗糞驗
差劇姑性嚴少許可而每稱其賢俾為諸婦式先
生之歿子女皆幼教以義方以至成立終能受其
厚祉吁亦賢矣生正德己卯卒隆慶丁卯壽四十
九合葬于先生之左從 贈貞敬夫人先生有二
男二女男長即唐興公登庚午文科歷敭華顯策
忠勤貞亮効節協策扈 聖功臣今以本封兼判
義禁府事知 經筵事次迪登壬申文科以文行顯

賜暇讀書堂參司憲府執義女長適濟用正李景嵂次適司評李文會唐興有男汝栗郡守執義有男汝翼縣監汝亮監役女姜弘勣正有男億舍人次憘㦤女縣監尹侊司評有男竒男女直長趙弘瑞汝栗男有煥有烱有燦先生側室子述男汝恪唐興公以後議有連家之義命表墓道謹依家狀叙其梗槩若其學行德懿之詳太史氏已大書後之人必有能言者爾

萬曆三十二年八月　日嘉善大夫行弘文館副提學知製　教兼　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

撰官韓後謙 撰

行狀

先府君姓洪氏諱仁祐字應吉世傳唐季遣八學士敎高勾麗國人洪其一也賜系南陽名所居曰唐城事具輿地誌世爲顯官高麗中葉有諱復官至禮史諱由道同知密直司事入 本朝有諱師錫大爲 獻陵所器以屬 英廟其後征西有功位至資憲大夫知中樞院事 贈謚莊襄公高祖諱季淯進武副尉左軍司勇曾祖諱貴孫禦侮將軍忠佐衛上護軍 贈通訓大夫通禮院左通禮

祖諱以平通訓大夫行成均館司成 贈資憲大
夫吏曹判書兼知 經筵義禁府春秋館事 世子
左賓客考諱德演折衝將軍僉知中樞府事累
贈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 世子貳師知
經筵春秋館事娶龍仁李氏觀察使伯持之後虞
候思良之女生府君於正德乙亥謚恭孝惕得之
天性年未弱冠勵志聖賢之學惟日居敬整襟危
坐如見大賓夜分乃寢既寤未嘗偃臥枕上雖對
家屬必具冠帶刻勵不懈人未見其有惰容几案
間相對唯心經近思錄等書而以中庸首章大學

誠意正心脩身章爲求端用力之方而以已心爲
嚴師篤信伊川天德王道在謹獨之訓嘗置白黑
豆於器以驗念慮之微克勤小物分毫不遺而斷
斷以崇德廣業爲期少時在山寺手抄小學書有
一老衲曰自剃髮閱書生多矣未有如公夜不眠
曉起盥櫛終夕危坐嗒然不言之人蓋深服其攻
苦而嘆異之也遍交當世有識之士而以穌齋盧
相守愼草堂許監司曄爲道義交相與切磋覽得
退溪李先生滉爲師友進修之功益切於講劘踐
履之實曰深於造詣嘗謂人子不可以不知醫博

觀方書精究旁通王父僉樞公久嬰疾病其所用藥不專委醫或手自診劑而投效亦多群弟既長誘掖提撕養其不中使之有所成就凡民有喪吊慰奠賻克盡情禮或手裁喪服必合古制　仁廟在春宮聖學高明書筵講讀多所論難穌齋時入講院有所疑則輒來問質府君反覆詳訂要得其當而後已齋號初用敬字後改以恥許草堂問其故府君答以點檢從前歲月了無所得年至三十恐未免為流俗人以此易之庶有所勉嘗得金宲瑄自警錄曰雖不得親炙於一時今得遺訓在我

自勉手書一通以寓欽慕之意雖以慰悅親心不
屢舉業亦不屑屑於科文歲丁酉中司馬試而止
身不見用於時而聞朝有疵政則輒憂形於色名
卿善士之卒必素食累日爲世道嘆 孝陵賓天
飮漿迄成服蔬食終其月以致謹於方喪己卯士
禍之後重之以乙巳斬伐之酷士氣摧鑠俗尙貿
貿道學爲世大禁而府君獨立不懼與二三同志
講明論辨世之不悅者斥之以己卯餘習甚者指
以爲黨至欲疏列名字榜示學堂一時儕輩刑殺
流竄相繼而府君處之如常吊死問生禮無所缺

人皆危之而府君不爲之撓權奸亦莫能加害焉壬子作居室歲有年近四十甫得甚麽之語靜庵趙先生先祖實得河洛之嫡統而既被酷法人傷於虎無敢紀其實迹德行事業愈久愈失將至泯沒府君盡心采摭或得之士友傳信或叅以在人耳目撰次行狀俾後人有所考據蘇齋久在謫中府君寄以書曰近讀延平書乃知濂溪令二程尋孔顔所樂何事伊川見人靜坐輒嘆其善學故龜山豫章延平考亭相傳心法皆用力於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所謂立天下之大本曾子之唯子思

之致中孟子之性善張子之理一同貫說地頭若於這路脉不分明用功其分殊處必差因繼以詩曰嘗思尼父欲無言性命流行貫一原寂未動時須觀體感方通處可求根中何湛一徵難見識固散殊養則存晩會天人非二義遺經獨抱共誰論其微意蓋可見也後得困知記簡退溪曰其以人心爲已發道心爲未發作兩般看最是錯認了豈辯倒王陽明差路乎然則羅整庵亦未可謂儘出正者天下道學難得嫡派如是退溪深然之花潭徐公敬德嘗語人曰年來志學可與進步者唯共

其一人而已慕齋金相安國亟稱其志學有操行晩好羲經手不釋卷至於寢疾猶自摹寫啓蒙圖說作爲小帖置諸案上潛心玩索焉歲癸丑丁嚴憂喪祭盡禮必誠必信既葬居廬朝晡上食之外別行定省日詣塋側循繞哀省饘粥疏食一從禮文甲寅十一月十日丁未竟以過毁卒僅享不惑之年易簀前一日名二子而字之敎女子以宜家之道且諭孫進曰小學近思四書之後周易不可不學遺訓不昧常若在耳嗚呼慟哉退溪先生孫之以文略曰眷眷孝友之實懇懇樂善之誠煒煒

才華之美篤學問之明天之何為既賦君以如是之厚而乃獨壽之嗇而禍之酷耶云云明年二月葬于驪州北面大松里丙坐壬向之原先妣順天金氏平陽府院君承霆之後郡守希稷之女少先君五歲承事君子奉養舅姑極其孝敬妯娌之間人無間言王母李氏性嚴少許可而常稱為賢婦使一家矜式之外王母李氏患危證晝夜侍側不離頃刻至於嘗糞以驗差劇府君疾病日祈北辰求以自代府君指叔父諱仁祉而語之曰家事一聽此弟先妣慟泣受命事無專制必稟議而行

之沒身不替敎誨子女雖甚慈愛不必假借冀納
義方宗黨皆稱之隆慶丁卯卒合葬于先府君之
左男進猥承遺訓竊祿于朝以　朝命　贈先府
君純忠積德補祚功臣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
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觀象監事唐陽府院君先
妣貞敬夫人生二男二女男長進今為忠勤貞亮
効節協策扈　聖功臣輔國崇祿大夫唐興府院
君兼判義禁府事知　經筵事次迪中訓大夫司
憲府執義兼知製　敎出繼府君從弟府使仁範
後女長適濟用監正李景嵘次適掌隸院司評李

文會進先娶坡平尹氏敦寧府僉正 贈吏曹判
書應奎女生三男一女男長汝栗順川郡守餘皆
夭後娶蔚山朴氏司醞署令宜男之女迪先娶士
人韓說女後娶鏡城判官 贈左賛成韓孝胤女
生二男一女男長汝翼翊衛司司禦次汝亮刑曹
佐郎女士人姜弘勣濟用正生三男一女長愖議
政府舍人次憘偉女郡守尹俔司評生一男一女
男曰奇男女監察趙弘瑞汝栗娶退溪李先生之
孫直長安道女生三男有煥四山監役官有炯有
燦府君側室子述生一男汝恪府君遠諱之辰不

肖孫進年在稚童志行之迹久未屬筆中遭亂離
家籍散失僅記其平日所聞於先執者無考日録
所載略叙梗槩如右
長男忠勤貞亮効節恊策扈　聖功臣輔國崇
禄大夫唐興府院君兼判義禁府事知　經筵
事進撰